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、幽谷狂潮

公遐見沿途山勢奇險，已然翻越了兩處峰崖。暗忖：人都利令智昏，昧於情理。豹子不是猿猴，這等險峻山路，人須攀蘿峭壁，援升而過，昨夜逃豹豈能飛渡？猛瞥見朝陽斜射之下，路旁大樹上伏著一隻金錢大豹，另外還有一隻小的似往上爬。四獵人已嚇得紛紛倒退，各舉刀槍弓箭，同聲吶喊，作勢準備。公遐自覺膽大，定睛一看，兩豹均是死物。揚手一鏢打去，嘖嘖一聲釘向樹上，不見動靜。試探著過去，再細察看，竟是兩張新剝下來的豹皮張搭樹上，遠望和活的一樣，實則有皮無骨，心中奇怪，本想不取，獵人已然拿起大的一張連聲誇好，說是可得善價。

公遐情知有異，不便勸阻。登高四望，只見山勢險惡，微聞溪流潺潺，松風瑟瑟，空山寂寥，四無人蹤。

知道山民貪利，認為無主之物，不聽勸阻，不如打發他們歸去，免得撞見剝豹皮的人惹出事來，隨對眾說道：「我已認出地方，前面不遠便是我好友家中。他山居清靜，不喜外人登門，山中無多存糧，沒法款待你們。蒙你等相送，現有一點散碎銀兩，你們拿去，買點酒吃。」

獵人再三辭謝，方始收下，歡喜走去。公遐還恐對方由別處望見趕去。心想身旁帶有幾十兩銀子，可以為眾解圍。一直望到四獵人越過前崖，用長索縋了下去，始終不見人跡，方始上路。

公遐本不知馬上少年住在何處，原是朝著此山深處隨意走人，並無一定所在。人去以後，略一端詳形勢。暗忖：此山幅員甚大，峰巒頗多，更有不少森林阻隔，不知人隱何處，如何尋他？遲疑了一陣，忽想起那兩張豹皮，好生奇怪，也許人在附近。好在天時尚早，不問何處，胡亂尋找過去。

不時登高察看，只一發現田地炊煙立可尋到。主意想好，便一路尋找過去。上下跋涉，走了不少山路，到處山石牽確，崎嶇難行，林莽縱橫，荊棒遍地，越往前走路越難行，到了後來簡直無路可通。勉強翻過山去，無意之中走往一條峽谷之內。初進去時，望見裡面佳木繁蔭，綠葉未凋，兩邊崖上滿是菊花，五色繽紛，燦如錦云。

路雖不寬，但甚整潔。時間桂花香味隨風吹到。兩旁的樹多是粗達兩三抱以上的鬆杉古木，行列疏整，華蓋亭亭，一路綿亙不斷。樹上更有寄生的各種香花，其紅如火，景甚幽麗，從來少見。暗忖：自來高人隱士所居，景多清麗靈奇，如無人住在內，怎會這等整潔？忙順谷徑前行，急於見人，沿途美景也無心情觀賞。

只覺樹身高大，十九拔地直上八丈，有時見到半山以上還有好些異種菊花，枝葉肥大，甚是偉觀。奇花開得格外繁豔，那開花之處均在崖腰一帶，離地都一兩丈，下半土崖整齊如削，不見寸草，也未留意。不覺走了好幾里，谷徑彎環，時遇歧路。

公遐初來，不知地理，本是亂闖，上來專擇花樹整齊之處信步前行，竟將途徑走迷。後來發現前面谷徑祇容人，知道無意之中走入山峽縫中。前行無路，待要回身，忽見前面白影閃動，谷徑越狹，菊花越多，秋光滿眼，美不勝收。暗忖：此時中秋未到，九月裡的彭澤孤芳怎得如此繁豔？只顧徘徊凝望，欲行又止。

以為那白影是前面山崖上照下來的日光，也未在意。等到想起尋人之事，轉身要走，忽聽轟轟之聲，宛如潮湧。定睛朝前仔細一看，那白光竟是一條洪流，由前面山峽縫裡銀蛇也似蜿蜒而來，相去約有一里多路。因那崖縫形勢奇特，有寬有仄。身前這一段雖只三數尺寬，兩邊更有好些危崖怪石，犬牙相錯。由此往前卻甚寬廣，形似一個葫蘆。

自己正走到葫蘆的頸部，先被石崖擋住，這時才得看出，前面一段雖然較寬，地面上奇石林立，卻是高低不一。盡頭一段地勢作一弧形，兩邊山崖再一交覆，更像是個大葫蘆橫臥地上。洪水發源之處便在葫蘆蒂上，水由一個形似龍口的危崖洞內狂噴出來，順著弧形峽谷往下飛瀉。出口甚高，光景黑暗。中間地形下凹，吃怪石遮蔽，乍看還當日光由崖頂下射。

等到中凹之處被水填滿，狂湧過來，撞在沿途怪石之上，激濺起大小數十百幢水柱，這才看出那是剛暴發的山洪，望去直似一條又粗又大的白龍，週身銀光閃閃，雲霧蒸騰，蜿蜒高下，疾馳而來。

所到之處，沿途崖石紛紛崩裂，發出轟轟之聲，震撼山谷，聒耳欲聾，威勢極猛。就這停步回顧略一耽延之間，前面水頭已越來越近，相隔不過半里多路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一看回路，兩邊崖壁全都是個凹形，不是中部凹進，便是壁立如削，寸草不生；離地二十丈左右才有草木，許多奇鬆藤樹都由上面崖石縫中生根，向外蜿蜒飛舞而出，蟠屈索纖，亭亭若蓋，龍飛鳳翥，不可名狀。

看去十分牢固，除非水到以前援向樹上才可無事；偏生離地大高，崖壁又滑又陡，如何上法？知道這類山洪來勢疾於奔馬，多快腳程也被迫上。一面忙往回路亡命飛馳，一面向兩邊壁上察看，打算尋一斜坡先跑上去，等到洪水過後再打主意。這樣雖然困於水上，進退兩難，暫時還不至於送命，比較被水沖去要強得多。

及至飛馳了一段，因見兩崖花樹都在半崖腰上，上面雖是高高下下參差不一，下面卻是成一直線，整齊如截，忽然醒悟。那有花樹的一帶正是洪水淹沒之處，花樹下面好些地方並還留有水痕。看那形勢，估計洪水來時至少深達十五丈以上。耳聽身後水聲越近。

回頭一看，前面水頭直似一座水山，高達七八丈，挾著雷霆萬鈞之勢急迫過來，相隔不過一箭多地，方才起步之處已被洪水淹沒。公遐還不知先前峽谷之內有一深凹，又通著兩條溝壑，山水到此停了一停，等將當地填滿，方始穿峽而過，否則早被追上，死於非命。

公遐見水迫近，心膽皆寒，用足全力如急飛逃。暗忖這條山谷又深又長，洪水轉眼衝到，如何是好？猛瞥見前面不遠懸著幾條山藤，地上也散著大堆藤草山石，滿地狼藉，塵霧蒙蒙，還未停息。原來洪水勢猛，每一發動，整條峽谷齊受震撼，上面崖石常被震塌。

那堆碎石本是上面崖角怪石，千百年來常受洪水震撼，年深月久遂漸分裂。當日水勢更大更猛，還未到達，崖石已被震斷，崩塌下丈許大小一塊。崖旁石縫中生有一株多年老藤也被震斷，隨同下墜。這類多年生的老山藤，最大的比人臂還粗，前半盤繞危崖角上，被崩崖震斷，連根拔起，隨同下墜，根須太多，連枝帶葉一大串，單是根部便有丈許方圓一蓬，前梢裹著大塊崩崖裂石往下飛墜。

後半根須恰巧壓向一株突伸向外的老松枝上面，立被嵌在樹樞之內。藤性堅韌盤曲，本來不易伸直下垂。也是公遐命不該絕，這盤老藤又長又大，生根之處離那崖石有十來丈遠，吃崖石裹住，往下猛墜，直落二三十丈。中間老乾震裂了好幾處，又都折而未斷。前面藤梢禁不住猛沉之勢，山石墜地粉碎，藤枝卻被扯直了些，懸在空中，帶著極繁茂的經秋霜葉，彷彿一條十餘丈長的錦幡隨風搖曳，甚好看。前梢斷枝離地僅一兩丈高下。

公遐初來並未看到。此時亡命奔逃，耳聽水聲轟轟已由身後掩來，情急無計，哪裡還敢回看，不問情由，就著前衝之勢奮力往上一縱，相隔太高，輕功又不到家，相去還差兩三尺，一把撈空。驚懼百忙中瞥見水光已映向崖石之上，方喊「我命休矣」，身子正往下落，忽聽頭上藤響，另一條長藤帶著一團白影已箭一般射將下來，忽然急中生智，一把撈住，覺有一個重物擦手而過，雖被藤枝擋住，仍然奇痛非常，隨聽石塊墜地之聲。

原來那是一塊尺許大的山石裹在藤枝之中，秋風一吹，脫了纏繞，帶著殘餘藤枝往下飛墜，恰被撈住，成了救星。人也隨同下墜，總算上面藤並未斷，公遐求生心切，不顧左手疼痛，抓著藤枝猛力上援。

這些藤枝全都互相糾結，公遐往下一沉，旁枝隨同帶下，只三四把便援著一根老乾，哪還再顧疼痛，拼命往上援去。離地約有三四丈，腳底洪水已自湧到。吃水頭一衝，連人帶樹立似打鞦韆一般凌空而起。公遐下半身被水懂得疼痛，山洪立時高起，人也隨

同藤枝飄向水上。

經此一來，形勢雖甚險惡，雙手卻有了攀附，危機已脫，晃眼之間平地深水十來丈，離那老松才只兩丈高下。人被藤枝帶住，斜衝出去，卻有十餘丈長一段。藤枝受水沖激，上下起伏，人卻浮在水上，不曾下落。初意還想援著藤枝趕往鬆前無水之處，一面用腳打水，不令身子下沉，一面用力倒換雙手往前援去。

後見枝條太多，藤蔓多半盤曲，上面附有無數枝葉，將人擋住，無法再進。想換一根枝葉少的，剛剛抓住，不料那藤本來盤在一起，吃人抓住，水力又大，猛然一衝，立時將藤扯直，不但沒有前進，反倒退了兩三丈，差一點沒被洪流衝去。耳聽藤枝軋亂響，頗有折斷之勢。嵌在老松上面的藤根看去雖還牢固，無奈水力太大，下面纏著一個大人，樹幹不住搖晃，鬆根石縫時有大塊石上下墜，落在水中咚咚連響，水花四濺，滿臉都是。

知道水力奇猛，左手已然麻木，難於用力，時候一久，難免被水沖去；又恐藤斷鬆折仍是難保。忽覺下身冰涼，低頭一看，衣褲已被洪水沖去，鞋襪全失，所穿夾衫也被水力衝破，成了數片，只剩半截掛在身上，殘破不全。雖然抓緊藤枝，不致落水，前有亂枝密葉阻住，無法再進。

心正惶急，忽然一個浪頭打到，身又隨波而起，覺著肩上被重東西撞了一下，撞得生疼，「噯呀」一聲，幾乎護痛失神，把手鬆去。浪過以後，偏頭一看，原來左壁有一奇石突出，此時水勢逐漸加高，相隔甚近，只是無法鬆手上援，身在水中，用不得力。方才浪來，只一伸手便可攀石而上，無如事前不曾發現，良機已失，再想攀援上去已是難極。浪過以後，水勢下落，相隔更高。

正自悔恨失望，忽聽前面響了一下，身子吃水一衝，又倒退了兩尺。原來藤根已由鬆極擠過，本是下墜，眼看被水沖去，幸而老松下面還有一塊怪石，將藤根掛住，差一點便無倖理。看清形勢以後，不由嚇了一身冷汗，知道形勢越發險惡，藤根先嵌鬆極之內，尚且禁不住水力衝蕩，現被石崖攔住，空出半邊，焉能持久？

除非再看浪頭打來，和方才一樣，湧近頭上突崖，或者還能有救，否則就算藤不能落水，手先支持不住，早晚力盡精疲，送命了事。心念才動，聞聽藤根與山石磨擦之聲越厲，那長約十餘丈的藤蔓也隨波起伏，不住搖晃。

正觸目驚心，無計可施，忽見腳底的水往下一低，身子往下沉，不知水中起了漩渦，浪頭快到。心方著慌，水勢一低，前面崖石上的藤根又歪出了好些，只剩三分之一掛在石上，料知凶多吉少，死生只在眼前。猛瞥見前面水聲喧騰中水面上又起了一道白線，晃眼臨近，化為一片驚濤，蓋著水面，朝前急湧。

面前不遠的洪流突作激瀾下沉，剛現出兩三丈深一個大洞，隨著急流轉風車一般電掣而來，快到腳底。看出形勢危急，只將下半身裹住，即使山藤不再下墜，人也禁受不住，非被狂流捲去不可。心念才動，前見白光已是爆散，化為千重駭浪，雷轟電掣，順著水面激流猛壓下來，正蓋在離身丈許的大漩渦上，浪頭突然高起好幾丈，浪花飛舞中，連人帶藤和拋球一般隨同浪頭飛起。

左臂又被撞得生疼，浪花迷目，冷氣撲面，奇寒透骨；驚悸亡魂中也未看清。左手受傷麻木，力已用盡，再被浪頭打向石崖之上，雖然稍微擦著一點，受傷也非輕微。當時負痛，由不得左手一鬆。總算神志尚清，膽大機警，當此千鈞一髮之間，心神毫未昏亂。又想起那怪石就在頭上不遠，此時已必臨近，正伸手想撈，身子就勢往左一掙，猛瞥見水光亂閃中，前面藤根似已往下滾落。

跟著手上一鬆，知道不妙，左手又抓個空，未將頭上崖石扳住。心想反正是死，情急驚慌之下忙把右手藤枝一鬆，跟著浪頭高起之勢，猛伸右臂，身子往上一翻，一個神龍鬧海之勢，反手一把，連身騰起，往上撈去。

本意扳著崖石便可翻身上去，不料方才浪頭高湧，已然越過，如非藤蔓太多，在崖壁上擋了一擋，藤根雖然落水，吃浪一打，前面大片藤蔓反被身前崖石掛住，停了一停。公遐只在石旁擦了一下，傷不甚重。稍差一點，公遐只再往裡尺許，那麼猛惡的水力，撞在石上固是頭破骨斷，非死不可。

鬆手時節稍差一點也必被狂濤捲去，休想活命。端的危機一髮，稍縱即逝。那塊突石本是高懸崖壁之上的一條天然石埂，地頗寬長。就是這樣，仍被洪流衝離原地兩丈多遠，直到藤蔓被突石抵緊。公遐恰在此時鬆手翻身，剛巧落在石埂盡頭之處，脫了奇險。

先還不知人早擦石而上，已然越過，見又撲空，還自驚惶，猛然瞥見腳底石地，山水約有二尺來高，正隨石邊往下猛瀉，人也隨水下落，快與石面相接。百忙中見形勢突變，不知是何原故，忙伸雙手撐向石上，水已退盡。忽聞花香撲鼻，左臂奇痛，左手更是麻木，不能隨意運轉。

且喜身落石地，瞥見前側兩面水光耀眼，一座浪山正由石旁下落，波濤澎湃，浪花洶湧，水聲如雷，整崖山谷均似搖搖欲倒。藤根一頭已然落水，那將近二十丈長的藤樹已然不見，只前面相隔一兩丈的崖石上堆著好些藤蔓，十之八九虛懸石外，忽似流水一般往下退去，晃眼不見。

細一察看，身已落在丈許寬、四五丈長一片危崖之上，方始醒悟過來。臥憶前情，宛如夢中，如何脫險竟不知道。再看先前寄身其上的山藤已全浮沉水上，隨著急流往谷口衝去，其行如飛，一瞥即過，晃眼無蹤。

山洪越發漲高，離石只一兩丈，有的浪頭由上流駛來，多在近處湧起，忽前忽後，不但沒有打向石上，下面一帶，反倒中凹，才知那浪來得真巧，稍差一點命必不保。驚魂乍定，看出水最猛時，也只會和那石埂危崖相差不多高下，方才浪頭漫石而過乃是湊巧。

一眼望去，下面只管駭浪山立，驚濤洶湧，兩崖秋花依舊繁豔如常，映著水光和當頂日華反更肥鮮，燦如錦雲，繽紛競豔，景越雄麗。那水至多湧離花下尺許，石崖之一株也未被水摧殘。危崖上半，形勢前突，與對崖遙遙交覆，上面滿生繁花、香草之類。還有不多矮鬆，虯乾盤纒，挺生其間。

異態殊形，蒼翠欲流，觸目皆是奇景。鼻間更聞到各種野花香味，清馨襲人，聞之神爽，只是無路可上。呆坐了一陣，想起一時好奇，來此尋訪異人，差一點送了性命，總算死裡逃生，並還遇見這等從未看到過的清麗雄奇之景，尚是不幸之幸。仰望天才過午，下面波濤澎湃，上面依舊云白天青，嵐光如染，白雲晴日與山光水色上下相映，倍覺清明。

只管秋高氣爽，繁花如繡，似此浩浩洪波，危崖壁立，既不能下，又不能上；身邊只剩一口寶劍，幾件暗器，隨帶衣包糧袋均已被水沖去。多好景致，也禁不住腹中饑渴，如何持久？這大山洪，谷外想必一片汪洋，就能翻山而過，歸路已斷，也難回去，何況無路攀援。

盤算了一陣，除非翻崖過去，照此大水，谷中決無人跡，餓也餓死。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早打脫困主意，便將身立起。

這一行動，才知身上傷處頗多，尤其那條左臂被崖石擦傷四五寸長一片，疼痛非常。左手先被山石在手臂上滾過，因有藤蔓擋住，雖未破皮，卻受了一點硬傷。方才緊攀藤枝與洪流搏鬥，用力太過，此時已全麻木，腫起老高。坐在那裡不怎在意，這一起立，竟是痛楚非常。

下半身受了洪流衝激也甚酸痛。休說援著崖上草樹，冒著奇險，和壁虎一般攀援到頂，翻越而過，連行動都是艱難。心方一寒，認為萬無生理。既一想，人當患難危急之中，只有毅力智慧，不畏艱危，多麼兇險的處境也能戰勝。有此三寸氣在，便非無望。

譬如方才已被洪水吞去，又當如何？平日自命英雄，死且不畏，何況人尚健在，不過受點浮傷，又是這好天色，先前該死不死，已有生機，如何反倒氣餒起來！想到這裡，精神一振，忙把氣沉穩，一面留神觀看當地形勢，見那石崖甚是平坦，小松花樹上下都是。

先拔寶劍斷下一根樹枝，削成手杖，然後由東而西往前走。相隔盡頭，本是一塊怪石立在當地，先見那石孔竅非常玲瓏，上面生著好些香花秋卉，覺著好看。反正無事，一面觀察地形，就便近前觀賞，就知前半這一段崖壁間好些裂縫，深淺不一，因有雜

草遮蔽，沒想到內可通行。

及至轉過石後一看，原來當地石質不堅，又受洪水常年衝激震撼，裂縫甚多，石後兩條大縫更是寬深，不但與外相通，山石錯落，易於上援，靠左一面還有一條天然斜坡，可以攀升崖頂。那縫深約數十丈，連對面裂口外的山容均可窺見。只是形勢險峻，高低不平，不大好走。

這一喜真非小可。忙一定神，往裡走進。走到中部，看出左邊坡道通體石質，不著寸土，草木不生，卻是平整傾斜，一直到頂，比起外面所見還要容易得多，直可緩步徐行而上。心中大喜，忙忍傷痛順路走上。為了山崖高峻，也走了好長一段，幾經盤旋，走完裂縫。又經一條天然磴道，盤旋而上，方始到達崖頂。